

不记得那条路叫G25长深高速,还是G72泉南高速,抑或是S30永漳高速,

只记得跟随手机导航,我们的车从浙江台州上匝道,一路碾着宽阔平整的高速公路,穿越一洞接一洞隧道,直奔福建而去。那些隧道,短则不足千米,长的却要十五公里以上。那会儿,我们的车正由我掌驾,我想象着,我像一支微创手术中的套管针,飞驰的针头穿越山岭的皮肤、肌肉、血管、神经……我从一座山的咽喉进入,从另一座山的尾部出来,我长时间不被阳光直射的黑暗浸染,当我一头钻出隧道群落时,我矫情地发现,我变得比进入隧道的时候深刻了几许……

这是我无中生有的感慨,作为一个自驾旅行者,我竭力想用生疏的视角发现一些与日常不尽相同的自然与生活。就这样,三个小时的车程后,饭点时间将近,前方下匝口,也许是一个陌生小镇,或者一

阿庄老师是上海新晋网红打卡地张园的原住民,作为记者,他历时35年持续追踪报道张园的故事及重大活动。是日,他带我们走读被誉为海上第一名园的张园。

张园是一个石库门的建筑群,从其建筑硬件上说是中西合璧的艺术瑰宝。张园地处上海繁华的市中心南京西路风貌区,占地面积约4.68万平方米,对旅友而言,最多也是半天工夫的事情,但里面涵盖的内容却要用很多时间和很多知识才能消化。这里单就政府挂牌的“优秀历史建筑”“文保点”“规划保留建筑”等就有近百处。这些建筑群的每一堵外墙、每一对窗门、每一个转角都浸渍了深厚的历史故事。电视剧《繁花》之外,早年《女篮5号》《围城》《股疯》《走过冬天的女人》等电影许多镜头,都在这里取景拍摄。张园的建筑是城市生命的活化石,也保有着历史的红利。

走到南社和柳亚子活动过的地方时,不禁想起了文坛一些往事。1909年11月13日,虎丘成立大会,是文坛进步组织南社第一次雅集。从建立起至1923年停止活动,南社总共举行了18次规模较大的雅集,另有4次临时雅集。除了第一次和第二次雅集,其他16次雅集均在上海,其中愚园12次,徐园2次,张园和半淞园各1次。传播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张园也为南社提供过一个难能可贵的活动场所。

李鸿章故居的那栋三层灰墙小洋楼还没有完全开放。李鸿章在上海创办过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机器织布局、第一家造船企业、第一家招商局以及诸多个制造和商业实体,且先不说他的个人价值观,但在他的努力下,这些投资对推动整个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工业崛起,起过重要的作用。柳亚子和李鸿章,不论时间维度还是职业特征都相去甚远,但他们曾在这里走过同一条马路或共饮一泓浦江水。他们的存在其实有一条暗含的逻辑线索,就是包容和开放是这座城市和这块土地的基因,也是张园彰显的价值理念。

斜阳勾勒出南京路上那些错落有致的建筑轮廓。透过婆娑梧桐,晚霞映对着落地橱窗里精致的各种摆件。窗外开始陆陆续续亮灯,道路两旁的人行道上或匆忙赶路或悠闲散步的俊男倩女宛如一幅移动的画卷。百年老街散发着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别样魅力。由张园引伸的名人轶事和共同的情绪指向,让我们意犹未尽不愿离开了。

在他乡遇见美食

薛舒

个村庄,大概率有农家乐,或许还有从未见识过的野味。看导航,高速出口叫“石亭”,听名字就有古风雅韵,想必有诸多奇妙的遇见。

每次自驾出游,从上海出发,在高速路上以子弹头的方式直射远方,我总会有一种想象,我要做一颗随意拐弯的子弹头,那个拐弯的点,总归要远离起点。对未知的想象总是让我充满探索的激情,尽管,激情的动力也许只是一笼香糯的芋饺,或者一盘爆炒春笋腌菜。此次出行的第一日,我们就经历了一个随意的拐弯,G1522常台高速,见“新昌”下匝口标牌,正是午饭时分,便在一个无名小镇停靠。小镇并非无名,只不过那个凡常的名字我没记住,我记得的,是夹道的古树、熙攘的人迹,还有,并不宽阔的路边有一座形貌古老的木亭,凭

栏远眺的并不是衣袂飘飘的少年,而是一群满脸褶皱的老人,他们让我相信,这里的浪漫不分长幼。当然还有沿街疏朗分布的餐馆,餐馆的名字亦是普通到不易被人记得,但我吃到了这个离高速公路口不足千米的小镇的美食,譬如,青绿爽脆的桑叶天妇罗,以及鲜到眉毛都要落脱的红烧野生杂鱼……

此刻是出游次日,穿越了一上午隧道山洞,午饭时间如期到来。我们选择了一个叫“石亭”的下匝口,很有可能,我们将再次品尝到人生中首次邂逅的美食。

下高速后的路面依然宽阔,一路灰白色,坦荡到一览无余。路边的小树崭新而稀疏,岁月还未来得及在如此宽阔的路上沉淀下遮天蔽日的阴影。马路两侧是联排的厂房,灰色、平顶、方方正正、一望无际。阳光照在厂房上,散发出灰白色的工业之光。天地之间没有人声鸟鸣,这里没有餐馆,没有烟火声色,我仿佛听见机器的轰鸣在耳畔响彻,那是一种奇异的、极具生命力的寂静,更是一种令血液激越躁动的秩序之声。

行进了大约五公里,终于进入一条小街,人间声色来了:小超市很小,装在纸箱里的货品从店内铺展到街沿;电动摩托车裹挟着尘土飞扬而去;缭绕的烟火来自油垢重重的招牌,在那些快餐店、快餐店,还是快餐店里,人们用餐盘选菜、付款、坐下、匆匆进食,吃完一抹嘴,出店门,而后,电动摩托车一骑绝尘,向远处的联排厂房奔袭而去……

我们不得不放弃探寻美食的计划,这里不是休闲之地,那就快餐店吧,二十元一位,两荤一素,向工业制造的主人学习,效率成为第一选择。快速吃完,抹一抹嘴,出店门,伸出车钥匙,开车锁。车灯闪烁的一瞬间,我的眼角余光里掠过一个小女孩,个头及我肩下,粉色T恤,砖红色热裤,梳马尾辫。女孩倚靠在快餐店门口,手里攥着一把红亮的烧鸭腿,她耷拉着眼皮专注于

份证,能以80元惠民价买到东艺的演出票,而且是国家话剧院版的《四世同堂》!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趁着离东艺近的便利,我赶紧到现场买票。幸好那时购票还不“卷”,在票房工作人员耐心的接待下,我顺利买到了票。演出当天入场,我惊喜地发现,这惠民票的座位出人意料地好!于是我有幸看了一场精彩绝伦且如今难以复刻的《四世同堂》!

自此,东艺带着我再次踏入身临其境看剧的艺术之门,我也更频繁关注东艺的演出以及讲座活动。

在妈妈退休后,她有更多的时间陶冶情操。我想起未曾

记不得了,什么时候认识田遨先生的,大约是新千年后的七八年。

我有一张少作《刀鱼图》,已得到当代不少老先生的题咏。乡前辈朱明尧先生是个热心人,给我介绍了不少沪上的老先生。田遨先生是朱先生推重的人物,说是当世难得的大手笔,以朱先生交友圈,我当然相信,不过在看了朱先生出示的几帧田老手迹后,我有点迟疑,觉得田老的字和我理想中的老先生字的精雅相去甚远。要知道当时的我执着于字的外形,全然不顾文人字的风神。朱先生看出我的顾虑,也理解我的执念。过了不久朱先生给我寄来田老的三卷本文集,读完合卷,大为钦服。田老不是那种汲汲于诗赋文章多愁善感的江南秀士,他有执铜琶铁板传唱千古的胸怀,文字功底敦厚,于是我要朱先生写个介绍。田老对老朋友推荐过去的年轻人向来热情,接到我的信,马上就回复了。不过对我提出请他题《刀鱼图》的事,不知是我没说清楚还是田老天性旷放,只写了手帕大小一块纸,估计是随手撕下的,文字我非常喜欢:

“遣双鱼,寄素书,写罢寄与谁?伊人秋水湄。”寥寥十六字,酣畅沉郁,从眼前的景到内心的感情,一下子把我带入到一个深邃幽远的文学世界,里面弥漫着汉乐府诗经的意象,画面里还有一个站在河畔感叹东流水的高士……似乎与画有关,又独立成章。

这次“见索”虽属应酬,实见田老老而依然充沛的才华,从行文想见其为文风度。

鸭腿的撕咬,嘴角的油光令我确信那是一道美味。速速折回快餐店,适才选菜时并未眷顾烧鸭。接下来,我品尝到了这个工业之光笼罩下的小镇上最微妙的美味,那种朴实

的鲜香,那种敦厚的柔韧,那种单纯的丰润……好吧,我有些羞愧于做不到更贴切地去描绘一种美食,虽然我已竭尽全力。但我愿意相信,倘若他乡的美食不能满足你的味蕾与想象,那不是他乡的过错,亦不是美食的过错。美食就在那里,也许它们远在一个千里之外的无名小镇上,它们偏安一隅,对于某种遇见,它们并未期待。

和代表作如数家珍起来。渐渐地,她还能跟我复述当天在讲座中学习到的“新鲜知识”,不时在朋友圈还晒晒笔记,收获点赞一片。我也时而调侃她,以她的声线条件,如果早年出道,也许现在还能在东艺舞台上演出呢。

在东艺看演出的日子,也让妈妈与一些昔日好友重聚,并认识一些同好的新朋友。她们常常相约看剧看音乐会,并且已经比我还懂行,对每周演出熟捻于心。如今,老人们着实老有所养、老有所乐,阿姨们已经成为看演出的“生力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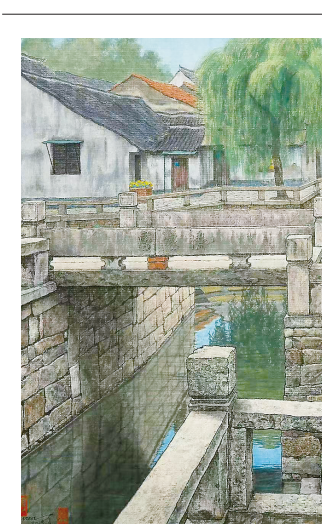
有一次幕间,一位满头银发的阿姨需要人帮忙拍照,我

记不得了,什么时候认识田遨先生的,大约是新千年后的七八年。

我有一张少作《刀鱼图》,已得到当代不少老先生的题咏。乡前辈朱明尧先生是个热心人,给我介绍了不少沪上的老先生。田遨先生是朱先生推重的人物,说是当世难得的大手笔,以朱先生交友圈,我当然相信,不过在看了朱先生出示的几帧田老手迹后,我有点迟疑,觉得田老的字和我理想中的老先生字的精雅相去甚远。要知道当时的我执着于字的外形,全然不顾文人字的风神。朱先生看出我的顾虑,也理解我的执念。过了不久朱先生给我寄来田老的三卷本文集,读完合卷,大为钦服。田老不是那种汲汲于诗赋文章多愁善感的江南秀士,他有执铜琶铁板传唱千古的胸怀,文字功底敦厚,于是我要朱先生写个介绍。田老对老朋友推荐过去的年轻人向来热情,接到我的信,马上就回复了。不过对我提出请他题《刀鱼图》的事,不知是我没说清楚还是田老天性旷放,只写了手帕大小一块纸,估计是随手撕下的,文字我非常喜欢:

“遣双鱼,寄素书,写罢寄与谁?伊人秋水湄。”寥寥十六字,酣畅沉郁,从眼前的景到内心的感情,一下子把我带入到一个深邃幽远的文学世界,里面弥漫着汉乐府诗经的意象,画面里还有一个站在河畔感叹东流水的高士……似乎与画有关,又独立成章。

这次“见索”虽属应酬,实见田老老而依然充沛的才华,从行文想见其为文风度。



双桥忆逸飞 (纸本设色) 吕吉人

鸭腿的撕咬,嘴角的油光令我确信那是一道美味。速速折回快餐店,适才选菜时并未眷顾烧鸭。接下来,我品尝到了这个工业之光笼罩下的小镇上最微妙的美味,那种朴实

的鲜香,那种敦厚的柔韧,那种单纯的丰润……好吧,我有些羞愧于做不到更贴切地去描绘一种美食,虽然我已竭尽全力。但我愿意相信,倘若他乡的美食不能满足你的味蕾与想象,那不是他乡的过错,亦不是美食的过错。美食就在那里,也许它们远在一个千里之外的无名小镇上,它们偏安一隅,对于某种遇见,它们并未期待。

和代表作如数家珍起来。渐渐地,她还能跟我复述当天在讲座中学习到的“新鲜知识”,不时在朋友圈还晒晒笔记,收获点赞一片。我也时而调侃她,以她的声线条件,如果早年出道,也许现在还能在东艺舞台上演出呢。

在东艺看演出的日子,也让妈妈与一些昔日好友重聚,并认识一些同好的新朋友。她们常常相约看剧看音乐会,并且已经比我还懂行,对每周演出熟捻于心。如今,老人们着实老有所养、老有所乐,阿姨们已经成为看演出的“生力军”。

有一次幕间,一位满头银发的阿姨需要人帮忙拍照,我

不知是不是文字的魅力,我突然萌生去上海见田老的念头,刚好有个去太仓的机会,太仓活动结束后,便转道上海去拜望田老。

当我带着果篮赶到桂林路田家,田老早早坐在被晨光染成一片金色的书斋里,颀长宽额,架着老式眼镜,眼神柔和,有一副山东人的体格。我才落座,他指着案头《雀巢语屑》说:最近一直在翻你的书。又说:知道你要求,早起做了两副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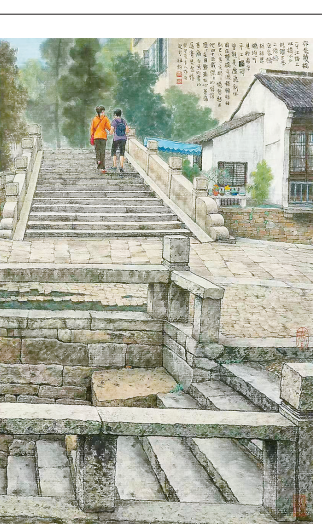
忆田遨先生

唐吟方

联。随即以墨迹相示,其一,“雀巢语屑花三匝,四海资身笔一枝。”边款文字:“吟方兄著《雀巢语屑》一书,披阅之余不禁忤舞,因书中人物多有旧识,前辈之文采风流,恍如面接,颇为欣慰。唐家掌故,借赠友人,亦算符合,一笑。九二弟田遨。”其二,“吟毫传世,方丹济人。”边款文字:“己丑中秋前夕,为嵌名联,吟方先生笑正。方舟指神话中诺亚舟。九二弟田遨。”宣纸上的墨迹未干,凉是才写成不久。

那两副对联,不拘古今,引西援东,信手拈来,是他灵魂的映照,让我这个偶尔弄笔的后辈受宠若惊。

田老的老伴苏醒女士捧来月饼清茶,请我品尝。苏女士是苏州评弹名家。田老说,语屑中提及弹词名家黄异庵是她前夫,又说张寒月替张大千代过刀是第一次听说。苏醒女士插话:张寒月的印章可不好。



双桥忆逸飞 (纸本设色) 吕吉人

鸭腿的撕咬,嘴角的油光令我确信那是一道美味。速速折回快餐店,适才选菜时并未眷顾烧鸭。接下来,我品尝到了这个工业之光笼罩下的小镇上最微妙的美味,那种朴实

的鲜香,那种敦厚的柔韧,那种单纯的丰润……好吧,我有些羞愧于做不到更贴切地去描绘一种美食,虽然我已竭尽全力。但我愿意相信,倘若他乡的美食不能满足你的味蕾与想象,那不是他乡的过错,亦不是美食的过错。美食就在那里,也许它们远在一个千里之外的无名小镇上,它们偏安一隅,对于某种遇见,它们并未期待。

和代表作如数家珍起来。渐渐地,她还能跟我复述当天在讲座中学习到的“新鲜知识”,不时在朋友圈还晒晒笔记,收获点赞一片。我也时而调侃她,以她的声线条件,如果早年出道,也许现在还能在东艺舞台上演出呢。

在东艺看演出的日子,也让妈妈与一些昔日好友重聚,并认识一些同好的新朋友。她们常常相约看剧看音乐会,并且已经比我还懂行,对每周演出熟捻于心。如今,老人们着实老有所养、老有所乐,阿姨们已经成为看演出的“生力军”。

有一次幕间,一位满头银发的阿姨需要人帮忙拍照,我

多年前田老中过风,不良于行。以我是艺林中人,领着我欣赏他悬挂在壁间琳琅满目的字画,准确地说是他半生翰墨交谊的呈现,每一件字画背后都有一段可以打开的故事。如谢刚主题写的“红雨轩”,王西野与陈从周酒后合作的《天竹水仙》,缶翁再传弟子曹简楼的山茶》,杜宣诗筒,喻衡周退密钱定一邓云乡蒋启鑫合作的《松竹梅三友图》等等。王遽常的“今日帖”被裱成卷子放在镜框里头,王字是出名的不好认,晚年的王字加上手颤更难认,田老另纸释文于后,外加数段题跋。现在田老的题跋连同王先生的字一样也成了那个时代的绝响。

当年《解放日报》连载田老的历史小说《杨度外传》,每天一小段,王遽常先生每天追读,读得津津有味。他是经历过杨度生活时代的人,熟知那时新旧人物的秉性,田老的历史小说唤起了王先生的无穷记忆,后来他们成了今天说的“互粉”。王先生还给田老的几本书题过书名。至于王西野,这位早先在上海工作退休后退居苏州的文化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复原苏州园林贡献甚大,他与田遨、陈从周、周退密、钱定一、喻衡、蒋启鑫等往来频繁,苏州园林修复、重修记大多出于这个交游圈,田老一个人就写过《重修狮子林记》《重修虎丘胜迹记》……诗翰文墨铸结的友情,承载着他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那天临走前,我向苏醒女士提出请她赐写诗笺,她的才人之笔,早就得到周退密先生的夸奖:“愧我老得东施归,若比苏家总不如。”可惜女士谦虚,连连摆手,以吴语答我:“勿来三额。”

数年后,我跟吴东昆兄又一次拜访田老。那次我请他为我随身带去的《赏荷图》题诗,田老拿出一本册页,要我先开笔作画,仿佛出题考试,我自然不敢违命。好在不是命题作文,我虽惮于临场挥毫,勉强还是完成了。轮到田老题诗,用手拂开画卷,略一沉思,便从笔筒里抽出一支秃笔,舔了舔墨,在画上方空白处迅疾写来,一气呵成,这是第一次看到田老挥毫,也是唯一的一次。诗云:“莲叶田田花满塘,夫妻前去一徜徉。还将引出诗兼画,诗有清音画有香。”略见二十世纪文士即兴赋诗的风采,见人见学见才情。

也是那次,我和田老留下一张对焦不准有点模糊的合影,美好的瞬间来得突然,让人难忘也让人惆怅。



便主动帮忙。闲聊后得知,她已80多岁高龄,仍热爱观看演出,当天刚好有的是舞剧《雷雨》。我想,台上那翩翩的舞姿也令阿姨回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光。阿姨的热爱与硬朗的身体也感染着我,艺术给予我们的滋养果然绵延不绝。

回首这20年,尽管未能实现对外婆的承诺,但我与妈妈看演出的票根已攒成了一本册子,我们与东艺这朵蝴蝶兰的故事还在继续上演。愿这朵美丽的蝴蝶兰长盛不衰,愿老年人幸福绵长,愿艺术永远长青。

洛林·马泽尔是我在东方艺术中心工作期间接待的第一位大师。

我与“蝴蝶兰”责编:华心怡